

1996年6月,电视新闻上的一个画面,让43岁的刘成金心酸不已。

屏幕上,一位白发母亲,一步一挪地背着双腿残疾的儿子,去村里看露天电影。老人说:“村里多少年没放一场电影了,就想让儿子去看一眼。”

那一晚,刘成金躺在床上失眠了:改革开放快20

年了,农村怎么还看不上电影?

那时,告别军营两年的刘成金承包了一家小印刷厂,生意刚有起色。在部队时一直被评为“学雷锋标兵”的他,琢磨着自己该做什么。

几个月后,一辆电影“大篷车”出现在辽西山村

30多万公里,深入1000多个偏僻山村,义务放映电影6000多场……这些数字的背后,是刘成金作为辽宁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长和7名队员执着的坚守。

“只要有群众想看电影,我们会一直放映下去。”

## ★人物·老兵出镜

6月25日,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开始公示。河北省邢台市供电公司配电抢修一班班长赵庆祥,在“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”中榜上有名。离开部队21年,赵庆祥始终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,日夜守卫电网安全,被誉为——

## 百姓身边的“电力110”

■庞利鹏 杨金利

“赵师傅吗?凤巢园小区发生用电故障,请尽快抢修!”端午节期间,河北省邢台市供电公司配电抢修一班班长赵庆祥,不断接到求助电话。他立即带上工具,投入到紧张的抢修中。

头顶烈日、肩披晚霞是电力工人的家常便饭,身在最辛苦的抢修班,赵庆祥更是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抢修一线。自从他退伍成为一名电力工人后,这种工作状态已经持续了21年。

赵庆祥说:“当过一次兵,永远都是兵。困难面前不能退,军人标准不能降。”在部队期间,赵庆祥就是一名冲得上、叫得响的业务尖子,两次荣立三等功。1984年他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保障任务。1991年,他作为卫星模拟发射演示人员,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观摩。

如今,这位54岁的退伍军人与26名同事一起,承担着邢台市13万用户的24小时供电抢修任务。2009年5月9日,邢台发生特大暴雨,赵庆祥连续奋战36个小时,最终被组织“强行”要求休息,可没过多久他又出现在抢修现场,只因为“我是班长我先上!”2016年邢台“7·19”洪灾期间,他带病奋战4天3夜,带队处理高低压故障820起,两次险些被洪水冲走。

平日里,赵庆祥总是带着小本,记下线路杆号等信息,辖区294条线路、上万根电杆位置、线路供电区域等他一清二楚,遇到故障总能第一时间作出判断,同事们称他是“抢修活地图”。

21年来,为赵庆祥赢得赞誉的不仅是他的本职工作,还有他助人为乐的大爱情怀。

在部队期间,赵庆祥曾多次因做好事受到表彰。离开军营后,他助人为乐的本色不改。2015年3月22日,辖区改造停电,家住南羊市道社区张宏英的父亲由于重病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,一刻也不能停电。赵庆祥了解情况后,立即拉来发电机为呼吸机提供了一天的“救命电”。从此,张宏英的父亲成了赵庆祥的帮扶对象。

这些年来,赵庆祥的手机没有换过号码,24小时不关机。为了服务辖区老人,他将自己的手机号码设置成老人手机上的一个快捷键,这样他就能第一时间接到求助电话。这个设置,帮他5次挽救了突发疾病老人的生命。他还坚持帮扶扶风义、张子芳等16位空巢老人,义务为老人检修线路、更换导线、充缴费,被老人视为“亲儿子”。

赵庆祥常说:“抢修不是目的,少停电不停电才是最好的服务。”21年来,他苦心钻研,主导参与研发的10项成果获国家专利。他提出的“网格化”抢修策略,使抢修时长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。他积极传帮带,组织配电网21名退役军人成立“学习合作社”,帮助他们迅速适应新工作,他的班组里有11人成为技师、工程师等。他担任队长的共产党员服务队还被命名为“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服务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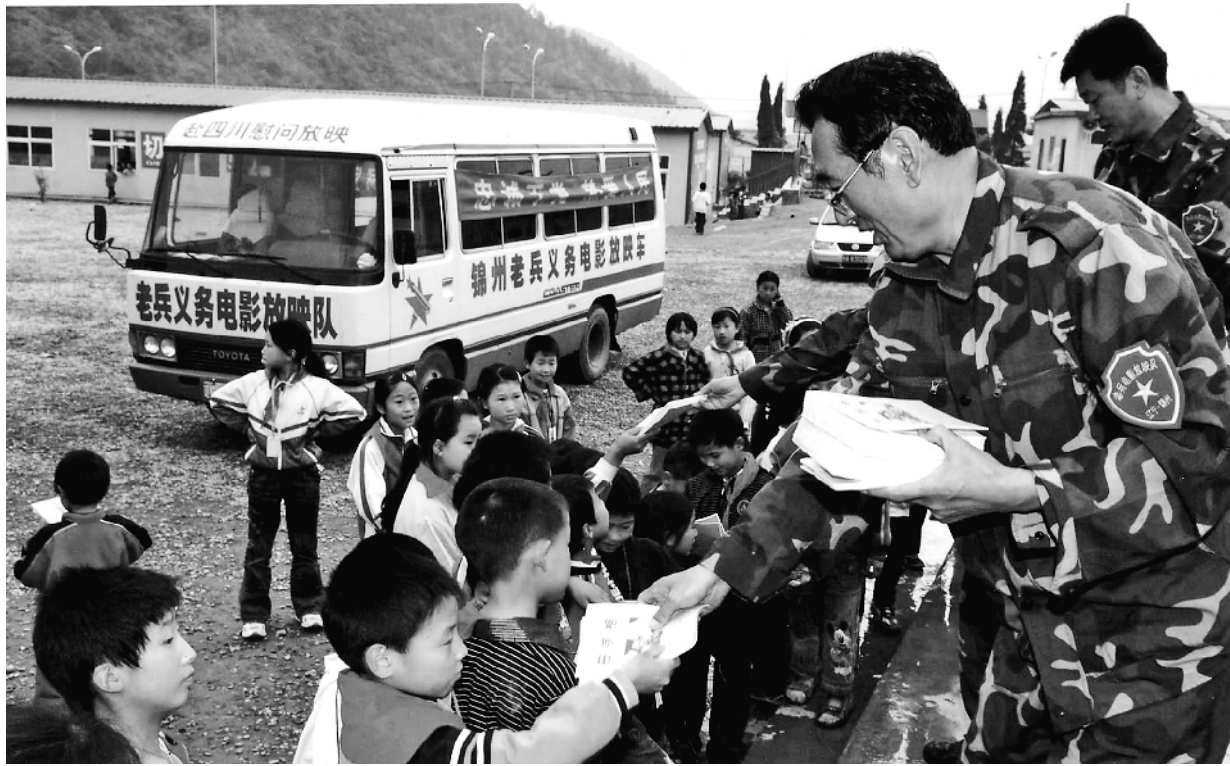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军营21年来,赵庆祥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扎根配电抢修一线,把群众的事当成最大的事,用心把一件件看似平凡的事情做细、做好、做精,为需要的人送去光明与温暖,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、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等称号,荣登“中国好人榜”。



图片由作者提供  
制图:张锐

# 那支“永不停机”的老兵放映队

■游巨波 鲍明建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



时,便立下规矩:不收群众一分钱,不吃群众一顿饭,不抽群众一支烟,不给群众添一点麻烦。近年来,随着老兵放映队的名气越来越大,一些商家找到刘成金,提出只要放映前帮他们播几分钟广告,愿意每年拿出几十万元的赞助费,他就一点也不心疼?刘成金坦然一笑:“如果心疼钱,就不会做这件事了。”

刘成金自掏腰包为农民义务放映电影,不只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,还“鼓”了他们的腰包。

“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义务放映电影,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样是我们的责任。”刘成金在放映电影时发现,不少乡亲贫困的原因是信息闭塞,他就向队员们提议,借放映电影之机为村民送去科技书籍和致富信息资料。他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乡亲,嘱咐他们遇到什么难题,不用进城,打个电话他就会想法帮助解决。温家沟村盛产优质大枣,但因地处偏僻,苦于找不到销路,刘成金得知后免费为他们宣传,帮温家沟村的大枣打开市场。在刘成金的帮助下,白庙子乡的土豆、杏山镇的甜杏、冷家沟的山野菜、崔家屯的海蜇也都陆续走进市场。

“放映队不是‘戏班子’,而是给老百姓送福利的。”刘成金说,放映队成立

## “不论遇到多大困难,绝不放弃,永不停机”

支撑刘成金带领放映队坚持23年的还有一个原因。1999年1月8日,放

映队队员韩国玺在放映途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离世,年仅42岁。韩国玺在生命最后一刻嘱咐他:“队长,往后无论遇到啥困难,都要咬牙挺住,千万别放弃……”

后来,刘成金抹着眼泪,带领队员对着放映队的队旗宣誓:不论遇到多大困难,绝不放弃,永不停机,不辜负老战友的临终嘱托!

“只要群众需要,困难再大也要上。”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刘成金连夜组织队员赶赴灾区,连续20多天为受灾群众放了50多场电影。期间,刘成金和队员还协助救援队排查房屋受灾情况,转移受灾群众,以及抢救伤员和搬运物资。

2013年,某海岛的几名战士通过媒体找到刘成金,希望能给他们放场电影,刘成金得知战士们常年驻守在条件艰苦的小岛,二话没说,第二天便和队员们肩扛手抬5大箱放映设备乘船登上孤岛,专门为几名战士放电影。

在海岛上放电影时,海风袭来,刘成

金怕幕布被卷走,与另一个队员双手拽着幕布下方直至电影放映完。岛上的营房没有多余的床铺,刘成金便和队员找些木板,搭起简易的床铺和衣而睡。

带着这份执着和对群众的深情厚谊,23年来,从远至边陲的珍宝岛、黑瞎子岛到四川地震灾区,都留下了这支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的足迹。经常有人问刘成金,如今电视和网络这么普及,还会有人看露天电影吗?刘成金还是那句话:“只要有群众想看电影,我们会一直放映下去。”

如今,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的队伍在不断壮大,放映队的志愿者越来越多,河北、江苏等地还成立了放映分队。

记者采访刘成金时,正赶上周末,他带着队员驱车百余公里,前往一个偏僻乡镇的敬老院,去为十几名孤寡老人放专场电影……

姜玉坤摄

一根用了50多年的钥匙链牵出一段珍藏半个世纪的军旅情——

## 铭记,那段风雪昆仑的战斗岁月

■刘松涛 余巨泰

事?循着信件注明的地址,笔者专程来到张家港市,看望这位老战友,向他收集更多当年在风雪昆仑的故事。

简朴的衣装,挺拔的身躯,衣服下摆紧扎在裤子里,脱下军装的半个世纪里,鱼胜林一直保持着军人严谨的作风。

他告诉笔者:“当年,茫茫雪域高原上氧气稀薄,荒无人烟,饭做不熟,水烧不开。上山后,官兵普遍感到气喘头痛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有的鼻血止不住。但大家清楚,必须要克服这些困难。因为从当兵第一天起,我们就已经把性命交给了党和国家。”

“当时,吃饭问题一直让我们头疼。蒸的馒头黏糊糊,煮的米饭夹生,但为了在海拔5700多米的生命禁区站住脚、扎住根,大家吃了吐,吐过之后再吃。因为我们必须活下去!”

“最怕的就是下雨。因为一下雨,红柳枝和着泥搭的房子就会塌了……”说到这里,鱼胜林的眼睛已经湿润。为了记录那段峥嵘岁月,凭着回忆,他撰写了近2万字的回忆录,还专门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当年战友,搜集更多的资料。

就在我们前去拜访的当天,鱼胜林约了老战友钱志高见面。两人之前一起执行过任务,退伍后便再未见面。得知当年的老战友和老部队的人要来,钱

志高一家人非常开心,像过年一样叫来了家里的亲戚,按照农村习俗烧了满满一桌饭菜。

钱志高年岁已高,很多往事都记不清楚,但看到鱼胜林的那一刻,他颤颤巍巍紧紧握住鱼胜林的手,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这次相见,是两个并肩作战的战友跨越半个世纪的重逢。难以磨灭的革命情谊,此刻都在他们紧握的枯瘦的手中。

临走时,钱志高在家人搀扶下,伫立在门口,向远去的汽车不住地挥手,久久驻足。

回到连队后,连队决定把从鱼胜林那里收集到的老照片、回忆录等资料,以及那串特殊的钥匙链陈列在连史馆。这是一段记忆,更是一种传承。1964年9月,天文点雷达四站被空军授予“昆仑山上好四站”荣誉称号。之后,一代代官兵在“昆仑山上好四站”精神的感召下,在南疆边防一线默默坚守,他们用忠诚书写青春,矢志当好祖国雪域“千里眼”,续写老一辈雷达兵的荣光。

左上图:老兵鱼胜林裤子上挂着特殊的“战利品”。

左下图:陈列在连史馆里的那根降落伞绳。



## ★最美退役军人

“只要乡亲们想看,我们一定还来”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刘成金,小时候家里困难,多亏村民们接济才长大成人,常怀感恩之心的他也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质。26年军旅生涯中,两次荣立二等功、7次荣立三等功的刘成金,也是一名学雷锋模范,津贴和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43名失学儿童以及照顾两位残疾孤寡老人。在部队的时候,他当过放映员,很清楚电影能给人带来怎样的精神愉悦和慰藉。

怎样才能让农民群众经常看到电影?刘成金萌生了利用双休日到偏远山村义务为村民放电影的念头。他很快联系了张显龙、韩彦斌、朱中文、彭玉德、陈凤久、赵云吉、韩国玺等7名老战友,他们中的4人都在部队当过放映员。大家一拍即合:义务放电影,既能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,又能让他们自己的业余生活更充实。

义务放电影,最大的困难是资金。放映队刚成立时没有放映设备,他们自己出钱从电影公司租设备、租影片。没有车辆,刘成金就向亲朋好友去借。

他们的首场义务放映活动,是在渤海边上的偏僻村庄西八千乡喜鹊村,放映的电影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村民们像过年一样高兴,穿着新衣服,早早来在放映场地等候,不少乡亲还特意从外村赶来,墙头、树上、房顶都坐满了人。

和村民闲聊中,刘成金发现这个村子有10多年都没放过电影了。看到农村文化生活如此贫瘠,更坚定了刘成金为村民义务放电影的决心。

几天后,喜鹊村的几位小学生给刘成金写来一封信,告诉他们眼中的“电影叔叔”,他们“从电影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”“长大后要像叔叔一样给大家放

电影”……刘成金说:“读完孩子们的信,感觉浑身都来了劲儿,再苦再累也要把电影放下去。”

更让刘成金感动的是,每次放完电影,成群结队的乡亲都会把他们从村里送到村口,再从村口送到公路上。最让刘成金难忘的,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:“我们村子偏,下次你们还能来吗?”刘成金握住老人的手说:“只要乡亲们想看,我们一定还来。”

就是在这天晚上,刘成金决定把准备给女儿买新房的5万元拿出来,买了一辆面包车专门当作放电影的“大篷车”。

## “如果收了钱物,‘义务’二字就变了味,走了形”

23年来,刘成金和放映队队员行程30多万公里,足迹遍布1000多个偏僻山村和200多个社区、企业、学校、边防哨所,为近百万人义务放映电影6000多场,为购买、修理、更新放映设备和车辆花费近百万元,几乎花光了刘成金经营印刷厂的全部收入。许多人不理解刘成金,难道他就一点也不心疼?刘成金坦然一笑:“如果心疼钱,就不会做这件事了。”

刘成金自掏腰包为农民义务放映电影,不只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,还“鼓”了他们的腰包。

“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义务放映电影,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样是我们的责任。”刘成金在放映电影时发现,不少乡亲贫困的原因是信息闭塞,他就向队员们提议,借放映电影之机为村民送去科技书籍和致富信息资料。他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乡亲,嘱咐他们遇到什么难题,不用进城,打个电话他就会想法帮助解决。温家沟村盛产优质大枣,但因地处偏僻,苦于找不到销路,刘成金得知后免费为他们宣传,帮温家沟村的大枣打开市场。在刘成金的帮助下,白庙子乡的土豆、杏山镇的甜杏、冷家沟的山野菜、崔家屯的海蜇也都陆续走进市场。

“放映队不是‘戏班子’,而是给老百姓送福利的。”刘成金说,放映队成立

## ★征文·曾在军旅

### 难忘两次改文职

■张亚尼

1988年年初,我调任陕西省军区宝鸡干休所政治协理员。同年5月,上级明确自当年8月1日起,部分服务保障型单位的现役军官改任文职干部。我最初得知这个决定时很失落,对脱下军装十分不舍。干休所党委的老干部看出我的情绪,主动找我谈心,宝鸡军分区原政治部主任李含儒回忆他当年从军队到地方、又从地方回军营,但始终做到“革命战士一块砖、东西南北任党搬”的经历。老首长们的高风亮节让我很受教育,我很快稳住心绪,按阶段分步骤对全体干部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,并组织制定了干部改任文职后的具体管理措施。虽然我们不穿军装了,但还和往常一样出操列队、点名讲评、值班查铺,做到思想不松、作风不散、干劲不减。

那时文职干部不穿军装,的确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事。如到地方政府部门办事,人家不再把你当军人;到省军区开会,哨兵拦着不让进大门;参加军事演习的科研及卫勤人员也遇到不少麻烦。于是总部机关很快制作了文职干部的胸牌。直到1992年5月,文职干部才重新穿上制式军装,佩戴相应的领花和肩章。

就在重新穿军装前夕,我被调任陕西省军区西安小寨西路干休所所长。经过一年努力,干休所被兰州军区表彰为先进单位。那时我还年轻,军区党委认为我还有潜力可挖,后又将我任命为宝鸡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,授予上校军衔。

然而,没想到的是,3年后小寨西路干休所工作出现滑坡。省军区党委在慎重研究后,决定让我再回干休所。我尽管内心不太情愿,但还是感谢军区首长的信任,摘下军衔,换上文职肩章和领花,重新回到老干部身边。



近日,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快递,没有注明具体收件人,只在备注上写着江苏籍老兵。

官兵好奇地打开快递,发现里面有一封信和一根半米长的尼龙绳。

“是谁寄来的信?为什么千里迢迢寄来一根尼龙绳?”

信的内容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惑。原来,寄件人叫鱼胜林,江苏张家港人。1960年8月,年仅18岁的鱼胜林从家乡入伍,成为一名光荣的雷达兵。1962年,中央军委命令组建健康岛独立雷达营,鱼胜林是该营四站的一员。

把物资装车准备离开时,当时的带队干部把空投场遗落的降落伞绳给每人分了一根。当时这种材质的绳子民间还没有,大家都把它当作胜利的纪念。

1969年,鱼胜林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,这根伞绳他一直带在身边。为了避免这件有特殊意义的“战利品”丢失,他把伞绳做成钥匙链,系在自己的裤子上,绳不离身,身不离绳。

在信中,鱼胜林动情地写道:“带着它,我的心永远在部队,永远在那片雪域高原。每当看到这根伞绳,我就会想起那些艰苦奋斗的往事,想起那些可亲可爱的战友。可我的年龄也大了,终究有离去的一天,我不可能永远带着它。我想把它交给老部队,让年轻的战士们知道这段故事,永远不能忘了我们的过去。”

这位老兵的来信引起了官兵热议:年逾古稀的他身上到底还有怎样的故